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
第一三八回 蔣得芳地壇傳藝 馬玉龍怒打惡霸

話說對面來的這位少年英雄，原籍京都順天府大興縣，在安定門外鑲黃旗老營房住家，乃是鑲黃旗滿洲人。自幼父母雙亡，跟隨叔父孀母度日。他父親在日，曾做過一任知府，因為官清正，宦囊空虛，又不應酬上司，來了查辦事件的軟差，沒送官禮，便把他參了。他父氣死，留下此兒，姓馬名玉龍，也曾給他定下親事，乃關知府之女兒。他父親死時，他才四歲，多虧叔孀把他撫養大了，挑了一份一兩五錢的錢糧；叫他在弓房拉弓，年已十二歲。這天，他進安定門，走到了地壇牆腳根，見到兩個老者。

上首一位，方面長鬚，身穿藍綢大褂，足下青緞快靴，面皮微黑，重眉闊目，鼻如梁柱，花白鬚鬚，手中拿著包袱。下首坐著的那位，年有六十多歲，身穿青綢大褂，足下青緞快靴；白面長鬚。小孩子正往前走，這兩個老者把他叫住，說：「小孩站住，你姓甚名誰？在哪裡住？我看你很伶俐。」小孩說：「我姓馬叫玉龍，在老營房住。今天沒上學，我進安定門內買零碎東西。」黑面老者就問：「你閒逛呢！家有什麼人？」馬玉龍說：「我家有叔父孀母，父母都不在了，我才念了兩個月書，我叔父怕花錢，不叫我念了，晚上上弓房。二位老爺子在這閒

逛呢？」二位老頭說：「我們時常在此閒逛，常見你經過，我們要收你做徒弟，你願意不願意？」馬玉龍說：「二位老爺子教我什麼？」那老者說：「教你練把式。」馬玉龍說：「好！

我孀母不叫我唸書，叫我趕驢去，我不願意，又叫我叔父打我。

二位老爺子收我做徒弟，我求之不得。請問高姓大名？我在哪裡練？」那白面老者說：「我姓蔣名得芳，綽號人稱飛玉虎。」

那一位說：「我姓葉叫得明，人稱海底撈月。你願意就給我們磕頭。」馬玉龍一聽就趴地下磕頭，說：「二位師父在上，徒兒行禮。」蔣得芳把他往肋下一夾，進了地壇，到一個清雅之處，教馬玉龍練了幾路拳腳。馬玉龍甚為靈便，一教就會。晚半天打發玉龍回去，說：「你到家不用提起練把式，天天就往這裡來，你就說趕驢子去了，每日我給你二百錢。」

馬玉龍自此以後，每日跟二位老英雄習練武藝，整整三年，練了長拳短打，十八般兵器樣樣精通。這一天，葉得明賜他一身麒麟寶鏡，蔣得芳賜他一口湛盧寶劍，又給他五十兩銀子作為零用，說：「我二人要上浙江普陀山訪友，你我師徒青山不改，細水長流，他年相見，後會有期。」二位老英雄走後，馬玉龍把包裹銀兩和劍匣拿到家中收好，卻不敢告訴叔父。叔父說：「你已十五歲了，也應挑份錢糧。」便叫他上弓房，定歸日子前去。

一日，他叔父到他屋中找東西，翻出一個包裹，見有一口寶劍，幾十兩銀子。叔父說。「怪不得他時常買東西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哪裡來的錢，原來這孩子做了賊了。我馬氏門中，乃是清白人家，除卻養馬當差，一向是安分度日。」正在說著，馬玉龍自外面進來了。他叔父勃然大怒，說：「你這孩子甚不安分，這是哪裡來的東西？快些說實話。」馬玉龍說：「叔父你不要管我，我並沒有做賊，這包袱寶劍是我師父給我的。」

他叔父說：「你趁早出去，我家中不能存你了。從今以後，不許你進我的家，你去自立門戶，把我的錢糧也帶了去。」馬玉龍見叔父往外拉他，自己料想不走也不成了，就說：「叔父不必生氣，明天一早我走就是。」他叔父賭氣回自己屋中去了。

馬玉龍進了屋內悶坐，對著一盞孤燈，自己思想：「我父母雙亡，如今叔父往外一攆，又無親眷骨肉，哪裡是我安身之處？世間上的苦人苦不過我。雖有萬種傷心，也只是唉聲歎氣，能對何人可言？」想到這裡，寫下了四句詩：萬種憂愁訴與誰，對人歡喜背人愁；此時莫作尋常看，一句詩成千淚垂。

思前想後，不知不覺已到三更之後，因實在無處投奔，又不能不走，自己不能睡著，恨不能一時天亮。坐夠多時，他說：「天呀！你怎麼還是不亮？」正是：白晝怕黑嫌天短，夜晚盼亮恨漏長。等到東方發亮，急忙收拾，包上麒麟寶鏡，用劍挑了包袱，帶了幾十兩銀子，也未見他叔父的面，自己就出來了。

他想進安定門找一個朋友，信步往前行走，剛一進城，只見大道西面，有一位年過半百的老太太，手提著菜籃油罐，在站著發愣，一見馬玉龍過來，就把他叫住說：「大爺，借問一聲，哪裡賣油？」馬玉龍一瞧，這位老太太必沒上過街，連油鹽店都不認識。馬玉龍說：「老太太貴姓？沒上街買過東西麼？」那位老太太說：「今日我是頭一天，用的僕婦昨日走了。

只為家中日用艱難，才把人辭去。不怕大爺笑話，我因找不到買油的地方，在這裡站了半天了。」馬玉龍說：「您貴姓？在哪裡住？」老太太說：「就在這西面姑姑寺，姓關。未領教大爺尊姓，在哪裡住？」馬玉龍說：「我在安定門外老營房住，姓馬名玉龍，眼前被我叔父趕了出來，今天也沒地方住。」那老太太一聽不是外人，便說：「你父親是做過雲南大理府知府

的德壽馬大人麼？」馬玉龍說：「不錯！太太怎麼認識？」那老太太說：「我當家人做過永善縣知縣，名叫關榮。」馬玉龍一聽，原來是未過門的岳母，也顧不得害羞，就把自己無處投奔的事說了一遍。老太太說：「既然如此，跟我家去吧。到家中你兩個人兄妹稱呼，再過三年兩載，擇日給你們完姻。你從此可要上弓房拉弓，好挑份錢糧，去取功名。」馬玉龍說：「是！」

帶著老太太買了東西回家。那是一門一院，三間北房，一間東廂房做了廚房。老太太給馬玉龍和關玉佩姑娘引見了。從此他就住在岳母家，找了個弓房拉弓，自己的這份錢糧，添補家中買菜，那幾十兩銀子添置幾件衣服，他在弓房也交了幾個朋友。

轉過年來，到了四月間，有弓房的兄弟富海、文成二人，來約他去南城聽戲。這三個人吃完早飯，由交道口僱車出了前門，一瞧戲報子，就是查家樓熱鬧。文成、富海同馬玉龍三人來到查家樓，買了一個座，正在前面，可聽可看。剛才坐下，還沒開戲，見下面上來四五人。頭一位有四十多歲，喝得酒氣醺醺。身穿寶藍綢褲褂，手拿折扇，後面三人都是長隨打扮。

來到馬玉龍跟前，就叫看座的把這座騰出來。看座的說：「大爺來了，我單給你找個好座吧。這個剛坐了，不知道大爺出城，要有人送信，也就留下了。」那人喝醉了，他一聽這話就把眼一瞪，說：「放屁！我叫你騰，你趁早給我騰，我不懂你什麼賣不賣，要打算這戲館子不願意開，回頭太爺就給你封門。」

看座的苦苦央求，他只是不聽，站在那裡直罵。馬玉龍有點生氣，有心問問他，他為甚不向我們說，為什麼非要在這裡聽不可。文成低言對馬玉龍說：「了不得啦！這要座的是索皇親那裡的管家，叫童老虎。他倚仗索皇親，在外面時常欺人，放旗帳，無所不為。」看座的只得過來向馬玉龍三人請安說：「請你三位讓一讓，這西邊有一張桌兒，改天再來補情。」馬玉龍

聽這人苦苦哀求，自己是個慈心的人，就說：「伙計，我三人過那邊去吧。」文成、富海都答應，三人過去了。

那童老虎四人坐下，見外面又進來五六個不安分之人，拉著一位五十多歲的買賣人，來到童老虎面前說：「童大爺，我說把房子賣了給你錢，你今天又把我拉來。我趙振邦並不坑人，我借你一百弔錢，每月十弔的利錢，我也沒落下。」童老虎把眼一翻說：「我這錢，你使三年多啦，今日你急速還我三百弔錢算清帳，要不然，你把你女兒給我作姨奶奶，省得我買一個侍女。」趙振邦說：「我女兒有了人家，不久就來迎娶，童大爺不要開玩笑。」童老虎借著酒膽，一伸手就打他一個嘴巴。

趙振邦掉下一個牙來，流血不止。童老虎還在那裡罵。馬玉龍實在生氣，過去一伸手便把童老虎抓起來，往下一扔，登時身死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